

[illegible]

搖搖

这篇文章却挨了云南人的骂 ,因为里面说 “是勒吗 ”这句话是强调 ,有些不客气。那时云南人和外省人间的了解不够 ,所以我会觉得这句话本质上有些不客气 ,后来才知道这句话已经不是强调 ,平常说着并不带着不客气。当时云南人却觉着我不客气 ,纷纷的骂我 ;有些位读过我的文章来骂我 ,有些位似乎并没有读到我的文章 ,只是响应骂我的文章来骂我 ,这种骂更骂得厉害些。我却感谢一位署名一个 “西 ”字的先生的一篇短短的平心静气的讨论 ,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。他指出了我的错误 ,说这句话应该写成 “是喽嘛 ”才对 ,他是对的。这

回我编辑本书,参照他的意见和材料将这篇文改写了一部分,题目里跟本文里的“勤吗”,也都改过了。

《是喽嘛》之后,我又陆续的写了一些。曾经打算写得很多,《语文影》之外,还要出《语文续影》、《语文三影》。但是这些文章里不免夹带着玩世的气氛,后来渐渐不喜欢这种气氛了,就搁了笔。后来却又想写些只关于日常的说话的短文,用比较严肃的态度写出,书名也拟了一个,叫做《话的话》。但是也只写出《人话》和《论废话》两篇,觉得不满意,就没有写下去。当时拟的一些题目里有一个是昆明骂人的话,“老鸦啄的!”念作“老哇抓的!”比“杀千刀的!”有意思得多,我现在还感着趣味。《人话》的稿子在复员中丢了,最近承萧望卿同学托熊剑英先生辗转抄来,极为感谢!现在将这仅有的两篇跟《说话》等篇合在一起,按性质排比,就成了本书《语文影之辑》,《语文影》也就成了书名的一半儿。

书名的另一半“及其他”，指的是《人生的一角之辑》，《人生的一角》也是计划了而没完成的一部书。我没有发表过这个书名，只跟一两位朋友谈起过。这一类文章应该说是从《论诚意》起头，本来打算叫做《世情书》，“世情”是“世故人情”的意思。后来恐怕有人误解“世情”为“炎凉”的“世态”，而且“世情书”的名字也似乎太大，自己配不上，就改了《人生的一角》。“一角”就是“一斑”，我说的种种话只算是“管见”；一方面我只是站在“一角”上冷眼看人生，并不曾跑到人生的中心去。这个冷眼，又玩世的味儿。《正义》一篇，写在二十五年前，也沾着这个味儿，这回编书，忽然想到，就将它一起排比进去。

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,承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,正是玩世主义盛行的时候,也正是作者的青年时代,作者大概很受了些《语丝》的影响。但是三十年代渐渐的变了,四十年代更大变了,时代越来越沉重,

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,那里还会再有什么闲情逸致呢!我计划的两部书终于都在半路上“打住”了。这儿这本拼凑起来的小书,只算是留下的一段“路影子”罢了。

朱自清

癸丑年 猿月 北平清华园。

序搖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搖遠
搖

目摇摇录

目揺揺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揺揺

语文影之辑

说摇摇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摇摇摇

搖盪

搖盪

搖盪

的 ;说话若也有功力派 ,你想 ,那怕真够瞧的 !

说话到底有多少种 ,我说不上。约略分别 :向大家演说 ,讲解 ,乃至说书等是一种 ,会议是一种 ,公私谈判是一种 ,法庭受审是一种 ,向新闻记者谈话是一种 ;——这些可称为正式的。朋友们的闲谈也是一种 ,可称为非正式的。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长了面孔 ,但是拉长了的时候多。这种话都是成片断的 ,有时竟是先期预备好的。只有闲谈 ,可以上下古今 ,来一个杂拌儿 ;说是杂拌儿 ,自然零零碎碎 ,成片段的是例外。闲谈说不上预备 ,满是将话搭话 ,随机应变。说预备好了再去“闲”谈 ,那岂不是个大笑话 ?这种种说话 ,大约都有一些公式 ,就是闲谈也有——“天气”常是闲谈的发端 ,就是一例。但是公式是死的 ,不够用的 ,神而明之还在乎人。会说的教你眉飞色舞 ,不会说的教你昏头搭脑 ,即使是同一个意思 ,甚至同一句话。

中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。《左传》,《国策》,《世说》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。一是外交辞令,一是纵横家言,一是清谈。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,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。还有一部《红楼梦》,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,漂亮。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“语妙天下”,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;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,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。近年来的新文学,将白话文欧化,从外国文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,精细的表现,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。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,新力量。加以这些年说话的艰难,使一般报纸都变乖巧了,他们知道用侧面的,反面的,夹缝里的表现了。这对于读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好训练;他们渐渐敏感起来了,只有敏感的人,才能体会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儿。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。论说话艺术的文字,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《说难》,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。现在我们却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,鲁迅先

生的《立论》就是的。这可以证明我所说的相当的进步了。

中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 ,最高的是忘言 ,但如禅宗“教”人“将嘴挂在墙上” ,也还是免不了说话。其次是慎言 ,寡言 ,讷于言。这三样又有分别 :慎言是小心说话 ,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 ,少说话少出错儿。寡言是说话少 ,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。讷于言是说不出话 ,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。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。第三是修辞或辞令。至诚的君子 ,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 ,用不着多说话 ,说话也无须乎修饰。只知讲究修饰 ,嘴边天花乱坠 ,腹中矛戟森然 ,那是所谓小人 ;他太会修饰了 ,倒教人不信了。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。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 ,没有那伟大的魄力 ,可也不至于忘掉自己。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 ,我们看时候 ,看地方 ,看人 ,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 ,修饰我们的说话。这儿没有力 ,只有机智 ;真正的力不是修饰所可得。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 :说得少 ,说得好。

《小说月报》，~~灵猿~~缘年。

己。只有不可知,不可得的,才有人去追求;你若将所有的尽给了别人,你对于别人,对于世界,将没有丝毫意义,正和医学生实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。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,你将不能支持自己,而倾仆到无底的黑暗里去。一个情人常喜欢说:“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!”谁真知道他或她所有的是些什么呢?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,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,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;以后跟着说的,更只是“口头禅”而已。所以朋友间,甚至恋人间,沉默还是不可少的。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,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——谁稀罕那彻宵的爆竹呢?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。譬如在下午,在黄昏,在深夜,在大而静的屋子里,短时的沉默,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。有人称这种境界为“无言之美”,你瞧,多漂亮的名字!——至于所谓“拈花微笑”,那更了不起了!

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。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,一主一客时,就不准行。你的过分沉默,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,赶跑了!倘使你愿意赶他,当然很好;倘使你不愿意呢,你就得不时的让他喝茶,抽烟,看画片,读报,听话匣子,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,时局——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,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——,总以引他说话为度。于是你点点头,哼哼鼻子,时而叹叹气,听着。他说完了,你再给起个头,照样的听着。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,他是一位准大人物,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。他坐下时,将两手笼起,搁在桌上。说了几句话,就止住了,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窘极,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。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,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。用在一般交际里,未免太露骨了;而在上述的情形中,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,更属无礼。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,正在此

等处。至于应付的方法，其实倒也有，那还是沉默；只消照样笼了手，和他对看起来，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罢？

《清华周刊》。

沉搖默搖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搖搖

把柄在听话人的手里。旧小说里常见的“逢人只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”,就是教人少陈述自己。《女儿经》里的“张家长,李家短,他家是非你莫管”,就是教人少评论别人。这些不能说没有道理。但是说话并不一定陈述自己,评论别人,像谈谈天气之类。就是陈述自己,评论别人,也不一定就“全抛一片心”,或道“张家长,李家短”。“戏法人人会变,各有巧妙不同”,这儿就用得着那些美才了。但是“花言巧语”却不在这儿所谓“巧妙”的里头,那种人往往是别有用心的。所谓“健谈”,“谈笑风生”,却只是无所用心的“闲谈”,“谈天”,“撩天儿”而已。

“撩天儿”最能表现“闲谈”的局面。一面是“天儿”，是“闲谈”少不了的题目，一面是“撩”，“闲谈”只是东牵西引那么回事。这“撩”字抓住了它的神儿。日常生活里，商量，和解，乃至演说，辩论，等等，虽不是别有用心的说话，却还是有所用心的说话。只有“闲谈”，以消遣为主，才可以算是无所为的，无所用心的说话。人们是不甘静默的，爱说话是天性，不爱说话的究竟是很少的。人们一辈子说的话，总计起来，大约还是闲话多，费话多；正经话太用心了，究竟也是很少的。

人们不论怎么忙,总得有休息;“闲谈”就是一种愉快的休息。这其实是不可少的。访问、宴会、旅行等社交的活动,主要的作用其实还是闲谈。西方人很能认识闲谈的用处。十八世纪的人说,说话是“互相传达情愫,彼此受用,彼此启发”的^①。十九世纪的人说,“谈话的本来目的不是增进知识,是消遣”^②。二十世纪的人说,“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谈话并不比苍蝇的哼哼更有意义些;可是他愿意哼哼,愿意证
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

明他是个活人 ,不是个蜡人。谈话的目的 ,多半不是传达观念 ,而是要
哼哼。”

“自然 ,哼哼也有高下 ;有的像蚊子那样不停的响 ,真教人生气。
可是在晚餐会上 ,人宁愿作蚊子 ,不愿作哑子。幸而大多数的哼哼是
悦耳的 ,有些并且是快心的。”^①看 ! 十八世纪还说“启发” ,十九世纪
只说“消遣” ,二十世纪更只说“哼哼” ,一代比一代干脆 ,也一代比一代
透彻了。闲谈从天气开始 ,古今中外 ,似乎一例。这正因为天气是个同
情的话题 ,无人不知 ,无人不晓 ,而又无需乎陈述自己或评论别人。刘义
庆以为是雅事 ,便是因为谈天气是无所为的 ,无所用心的。但是后来这
件雅事却渐渐成为雅俗共赏了 ;闲谈又叫“谈天” ,又叫“撩天儿” ,一面
见出天气在闲谈里的重要地位 ,一面也见出天气这个话题已经普遍化到
怎样程度。因为太普遍化了 ,便有人嫌它古老 ,陈腐 ;他们简直觉得天气
是个俗不可耐的题目。于是天气有时成为笑料 ,有时跑到讽刺的笔
下去。

有一回 ,一对未婚的中国夫妇到伦敦结婚登记局里 ,是下午三四
点钟了 ,天上云沉沉的 ,那位管事的老头儿却还笑着招呼说 ,“早晨好 !
天儿不错 ,不是吗 ?”朋友们传述这个故事 ,都当作笑话。鲁迅先生的
《立论》也曾用“今天天气哈哈”讽刺世故人的口吻。那位老头儿和
那种世故人来的原是“客套”话 ,因为太“熟套”了 ,有时就不免离了
谱。但是从此可见谈天气并不一定认真的谈天气 ,往往只是招呼 ,只
是应酬 ,至多也只是引子。笑话也罢 ,讽刺也罢 ,哼哼总得哼哼的 ,所
以我们都不断的谈着天气。天气虽然是个老题目 ,可是风云不测 ,变
化多端 ,未必就是个腐题目 ;照实际情形看 ,它还是个好题目。去年二
月美大使詹森过昆明到重庆去。昆明的记者问他 ,“此次经滇越路 ,比

① 见《鲁迅全集》卷三(杂文)。

上次来昆 ,有何特殊观感 ?”他答得很妙 :“ 上次天气炎热 ,此次气候温和 ,天朗无云 ,旅行甚为平安舒适。”^①这是外交辞令 ,是避免陈述自己和评论别人的明显的例子。天气有这样的作用 ,似乎也就无可厚非了。

谈话的开始难 ,特别是生人相见的时候。从前通行请教“ 尊姓 ” ,“ 台甫 ” ,“ 贵处 ” ,甚至“ 贵庚 ” ,等等 ,一半是认真——知道了人家的姓字 ,当时才好称呼谈话 ,虽然随后大概是忘掉的多—— ,另一半也只是哼哼罢了。自从有了介绍的方式 ,这一套就用不着了。这一套里似乎只有“ 贵处 ” 一问还可以就答案发挥下去 ;别的都只能一答而止 ,再谈下去 ,就非换题目不可 ,那大概还得转到天气上去 ,要不然 ,也得转到别的一些琐屑的节目上去 ,如“ 几时到的 ? 路上辛苦吧 ? 是第一次到这儿罢 ? ” 之类。用介绍的方式 ,谈话的开始更只能是这些节目。若是相识的人 ,还可以说“ 近来好吧 ? ” “ 忙得怎么样 ? ” 等等。这些琐屑的节目像天气一样是哼哼调儿 ,可只是特殊的调儿 ,同时只能说给一个人听 ,不像天气是普通的调儿 ,同时可以说给许多人听。所以天气还是打不倒的谈话的引子——从这个引子可以或断或连的牵搭到四方八面去。

但是在变动不居的非常时代 ,大家关心或感兴趣的题目多 ,谈话就容易开始 ,不一定从天气下手。天气跑到讽刺的笔下 ,大概也就在这当儿。我们的正是这种时代。抗战 ,轰炸 ,政治 ,物价 ,欧战 ,随时都容易引起人们的谈话 ,而且尽够谈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 ,无须换题目。新闻本是谈话的好题目 ,在平常日子 ,大新闻就能够取天气而代之 ,何况这时代 ,何况这些又都是关切全民族利害的 ! 政治更是个老题目 ,向来政府常禁止人们谈 ,人们却偏爱谈。袁世凯、张作霖的时代 ,北平

^① 《中央日报》昆明版 ,民国三十四年 四月 十四日。